

【发郊】只愿君心似我心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2639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26395>.

Rating:	General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Major Character Death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屋藏娇 - Relationship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发郊 - Freeform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03 Words: 4,792 Chapters: 2/2

【发郊】只愿君心似我心

by [pp1013](#)

Summary

姬发当年对殷郊说了个谎，说你是我最好的兄弟。后来殷郊回敬了姬发一个谎，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。

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Chapter 1

“殷郊，你看！这里有只小狐狸。”

冰天雪地里，姬发和殷郊两个人骑着马在营地附近巡查。

“好漂亮的狐狸，”殷郊翻下马，“这么漂亮的皮毛，我要把它抓住给母亲做新衣裳。”

待到殷郊快要靠近那只狐狸，姬发心里突然升起不详的预感，“殷郊，不要去！快回来！”姬发想要骑马去拦殷郊，可马儿却像被焊死了，动弹不得。

殷郊的手刚要抓住狐狸的一瞬间，沉睡着的狐狸突然睁开了双眼，它咬住了殷郊的脖子。

鲜血涌出，殷郊像是失去了魂魄一动不动。狐狸在他脖子转圈，咬出了一圈的伤口。狐狸漂亮的皮毛沾上了血色，慢慢地，变出了人形。

她双腿交叉地优美站立，舔了舔嘴唇的血液，“玄鸟的滋味，果真美妙。”

“不！殷郊！”姬发想要抽出箭矢设计苏妲己，却发现自己的篮子空无一物。

他慌忙下马，却不知怎地，摔在了雪地上。

“怎么？不是要当大英雄吗？”一双靴子进入了姬发的视野，“怎么连一只狐狸都抓不住？怎么连一个人都护不住？”

殷寿的言语中是平和却不加掩饰的嘲讽。

“来啊，来杀了我，为你的太子殿下报仇啊。”殷寿将鬼侯剑递到姬发面前。

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。”姬发抬眼，殷寿的表情沉静，眼神不屑。

鬼侯剑就那么躺在殷寿手中。

鬼侯剑，鬼侯剑……殷郊，殷郊……

一阵巨大的痛苦劈中了姬发，他猛然起身，用尽全身力气，拿起剑向殷寿刺去。锋利的剑柄莫入胸腔，姬发抬起头，殷寿的脸却变成了崇应彪。那个他厌恶的，可怜的，死在他手上的，崇应彪。

姬发慌忙缩回手，空荡的雪地上，响起苏妲己“咯咯”的笑声。

“不要，不要！”姬发从梦中惊醒。

“怎么了？又做噩梦了吗？”殷郊没有完全醒来，只是听见身旁人的动静，眼睛都还没睁开，嘟囔着回应。

“嗯。”姬发摸了摸殷郊，感受着他的温度，心跳逐渐平稳，他又躺了下去。

“没事没事。”殷郊轻轻地抱住姬发，柔声哄着。

姬发面对着殷郊，看着殷郊脖子上显眼的红线，有些不开心地撅起嘴巴，怎么可能没事。

姬发伸出手想去摸摸那根线，手差点盖上之际，像被灼伤到，一下子抱紧了殷郊，“你不要再离开我了，我承受不住的。”声音闷闷的，带着些委屈，和不容拒绝的强势。

殷郊怎么可能拒绝，“不会的，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”

真的吗？姬发没问出口，你真的能放下殷寿，放下大商，放下杀了你母亲的苏妲己，安安心心呆在西岐吗？

姬发亲了亲殷郊的下巴，顺着向上，“我会帮你报仇的。”

殷郊这阵子早醒了，“你也不要忧思过重，都天天做噩梦了。”

“嗯。”姬发的声音开始变得黏糊。

殷郊也有心哄着姬发，回吻了过去。

姬发慢慢起身，一路顺着往下。

一边亲，姬发一边想着梦里殷寿那句“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”。他当年真的什么都知道吗？他为什么从来不说？还是他觉得自己的儿子跟一个男人搞在一起也无所谓？

两个人的第一次在很早以前。那时候跟着殷寿行军，两个人常常一块。一大群男人在一块，有了需求也只能自己解决。一次姬发自渎的时候，被兴冲冲回来的殷郊撞见了。

殷郊的眼睛亮晶晶地，“我来帮你吧。”

真是天真的小殿下，把这种事说得如此平常。

姬发没有说话，只是微微打开了腿，脸上带着红晕。

殷郊的个子很大，但手脚很小，动起来也没什么章法。但姬发看见殿下那张漂亮如玉的脸，那双眼睛专注地看着自己下面，长长的睫毛在脸上留下的浅浅阴影，他很快就射了。

来不及反应的殷郊沾了满手，“你这也太快了吧，我可没你这么快。”

殷郊笑嘻嘻地说，反复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跟自己的兄弟做什么，好像这只是一场平常的比赛，比如射箭，比如骑马。

姬发也不生气，他抽出一根帕子，仔细地去擦殷郊手上的体液。与其说是擦拭，不如说是欣赏。

姬发一边擦，一边开口，“是吗？”

帕子拭去最后一点体液，姬发扣住殷郊的手，把他压在身下，“得看看才知道。”

姬发解开了殷郊的裤子，他的眼睛却没离开殷郊的脸，就那么专注地看着单纯的脸慢慢被欲望爬满，变得美艳动人。

殷郊射出去的时候已经忘了这场较量，“怎么这么舒服……感觉比自己弄快活太多了……”殷郊的语气有点事后的失神，有些下意识的娇憨。

姬发在殷郊动情的时候就已经忍不住了，听见这句话心里更是起了一团火。他之前还没穿上裤子，此刻便直接用自己的下面去贴住了殷郊的。

“殷郊，还有更快活的。”

在殷郊还没回应过来之时，他已经在跟着姬发动。磨蹭的性器带来的快感淹没了殷郊，他一边哼哼唧唧一边去抱姬发，“姬发，姬发……”

“殷郊，殷郊……”姬发回应着，本来想亲住他薄薄的嘴唇，忍了忍，吻还是落在了脸颊上。

液体把两个人的下半身弄得一片泥泞，姬发拿了一根新帕子沾些水给两人擦拭。

殷郊做起来，自然地张开腿，由着姬发给他擦。姬发看着殷郊这个样子来了些气，擦的时候一句话不说。他的殿下便是这样的，明明可以在宫中安享繁荣，却舍不得父亲，便跟着一群质子同吃同住。

殷寿说着一视同仁，甚至对殷郊更为严苛，但质子们并不会这么觉得。殷郊的厚厚衣服，众多吃食，都是姜王后为他准备的，一切生活中的细节都在彰显着他的地位高贵，与众不同。

那些质子都在无意识地尊崇殷郊，连性格火爆的崇应彪也会在比试中给殷郊放水。背地里却不见得如此，说他不过是有个好出身的酸话多了去了，还有些不堪入耳的淫词。毕竟殿下生得如此貌美。

姬发看了看殷郊的脸，这么一张华丽贵气的脸，却生着一个小孩子般单纯的心，哪怕是自己的性器握在别人手中，脸旁也是圣洁的。

姬发拧了一下殷郊的大腿，轻微的痛苦引起殷郊的不满，他微微睁大了双眼，“你掐我干嘛？”

“刚才舒服吗？”姬发没有回答殷郊的问题。

殷郊下意识地还是有些不好意思，“当然了，一个人还是比不得的。”

“那你以后都来找我罢，别自己弄了。”

“好啊，我也可以帮你。”

“你可不要去找别人。”姬发的声音像是在下蛊，“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这种事情，你不要去找别人。”

“我能找谁？我当然找你啊，姬发不让我找别人，我不会去找别人的。”殷郊笑嘻嘻地拢住姬发的肩膀。

姬发笑着看了一眼殷郊，要不是两个人都还光着腿，他也当他们是兄弟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他先哄着，总有一天会把殿下骗到手的。

后来次数多了，难免向更深处发展。

一次回朝歌，姬发宿在了殷郊的房间。冬日，房间里燃了些炭火。殷郊和姬发喝了点酒暖身子，聊天聊困了便去床榻准备入睡。

殷郊带着些酒意的脸庞格外温柔，散落的头发像瀑布垂下，姬发看得入迷。殷郊起身去关窗户，窗外的月光和屋内的烛光一齐照向他的脸庞。交杂的光线更显得他的殿下是一块绝世美玉。

殷郊关上窗子回身的一刻，姬发便亲了上去，吻住了殷郊的嘴唇。动作很迅速，落下的时候却很温柔。殷郊只是愣住了一刻，便应和了这个吻。姬发感受到了殷郊的睫毛拂过。殷郊闭上了眼，开始享受着这个吻。这让姬发振奋不已，他伸出了舌头，亲得更加用力。

后来就到了床上，到姬发的手指殷郊的身体时，殷郊没有抗拒，他只是问到，“那待会儿我也要插你吗？”

纯情的淫荡更加淫荡。姬发心中想。

“不了，我伺候殿下就好。”

窗外月亮渐升，天空澄澈，梅花洒落一地。

恰如此时此刻，殷郊和姬发共赴云雨，液体沾了两个人一身。

姬发俯下身，轻声又郑重地说到，“殷郊，我爱你。”很早很早之前就很爱你。

那天晚上说的最好的朋友是一个谎言，我想做你的爱人，你的爱人也应该是我。

殷郊散着水汽的眼睛，柔柔地看着姬发，“我也是，我也爱你，姬发。”

Chapter 2

西岐是农耕区，麦田广布。殷郊从昆仑回来之后，便帮着收割小麦。

昆仑是个很好的地方，杨戩也曾问殷郊，“你真的要走吗？”

杨戩是神仙，气质不凡，眼神悲悯，他看着殷郊却还是生出了不忍。殷郊若留在昆仑，便可不顾前尘往事，一心修法。若回去，便是面对战火纷飞，面对父子相残。

殷郊点点头，“我当然是要回去的。”

殷郊摸了摸脖子上的红线，种种往事浮上眼前。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深吸一口气后又睁开，“我出身之时，都说我是天降玄鸟，大商祥瑞。童年在王宫中长大，无忧无虑，母亲总是待我极好的。我的琴，便是母亲手把手教出来的。

后来稍长大些，入了质子营，虽然远离了母亲，母亲的关怀却从不曾少。又有表兄和姬发作伴，再怎么艰苦，都觉得是开心肆意的。

未曾想，我是从没了解过殷寿和世事，或许，也没能了解过我的母亲。她又何尝不是质子？明明自己心里苦楚，却还是用心教导我，给我编造出我的父亲爱我的假象。

母亲为国而死，我是她的儿子，也是大商的王室。于国于家，我都不能不回去。”

殷郊的语气是压抑着的平静，眼睛微微湿润，盛满了无限的忧伤。

杨戩想起初次见面，太子殿下那单纯的眼神，似林间小鹿。明明生在最复杂的王室，却如此纯良。短短时间，这双眼就已经被哀伤侵袭。

殷郊沉默了一瞬，“更何况，还有姬发。”声音极轻，像是从心间泄出的声响。

于国于家于姬发，杨戩心里叹了一口气，世间情缘总是残忍。

“我既用昆仑法术救活了你，你体内存有部分法力。但，不要擅自使用。法力也是你的寿命，法力耗尽，寿命同样。”

殷郊微笑，“昆仑之恩，恐难以回报。杨戩，我给你弹首曲子吧。”

殷郊最后一句上扬的语调有些年少时单纯俏皮的样子，杨戩不免也笑了，“好。”

一曲终，殷郊便下了山。

姬发看见复活的殷郊是又喜又惊，当场眼泪就流了出来，抱着殷郊不撒手。

殷郊想起之前丛林里，他只是被撞晕了头，姬发便担心他担心得不成样子。见了他去死又活来，心里不知难受成什么样子。

我的姬发啊……

殷郊用额头抵住了姬发的，眼泪滑落。

眼泪不能洗尽世间的灾难，殷寿的死而复生让所有人都惊诧不已。姬发越发认真对待训练西岐军，同时跟周边小国沟通。无法沟通的便用武力讨伐，恩威并施。

殷郊想要跟着姬发一块，但是姬发不让殷郊出入战场。他太害怕了，他看见殷郊跟战士们

在一起，想起的不是那些肩并肩的日子，他想起的是那天法场上殷郊狼狈的模样，断裂的头颅。

“你不要去，你一去，我心思全在你那里了。”姬发说的是真话。

殷郊其实想要拒绝，但他还是同意了，“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。”

关于那日殷郊其实都没什么感觉，刀太利落，倒不是很疼。设想一下是姬发死在自己面前，他又该如何？

他从前把所谓的父亲放在首位，甘愿为他祭天而死，甘愿以命偿还。听见这些的姬发心里在想什么，他又有多难过？

殷郊的身边跟着几个差使，都是姬发的心腹。其实殷郊也知道，他们不仅是保护他的，也是来监视他，害怕他离开。

姬发从来都不是一个很乖的人，想当初，封神榜说扔就扔，劫法场说反就反。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且敢于行动的人。

西岐的势力日益扩大，逐渐深入商朝的腹地。纣王残暴，根基不稳。

一天姬发回来了，他的神色很疲惫。在外征战的统领在家袒露出自己最真实的样子。

姬发躺在殷郊的身上，更准确的说是殷郊的胸上，“以前真的好天真，想做大英雄，现在觉得做大英雄真的好累。”

殷郊摸了摸姬发的头，他想说让我陪着你，让我像以前一样跟你并肩作战。

“你会是英雄的，跟殷寿不一样，你会是真正的英雄。”

姬发把脸埋进殷郊的胸，“你也会跟他不一样的。”

“我的父亲跟我说，”姬发抬起头，一双眼睛亮亮的，“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，你是谁才重要。你跟殷寿，不一样的。”

殷郊笑了笑，去吻姬发。

怎么可能不重要呢？其实人这一辈子，出生最重要了。

殷郊闭上了眼，专心去亲姬发，温柔缱绻。

姬发计划要在西岐停留几日，次日殷郊先醒了，姬发恍惚间睁了一下眼。

“我去割些麦子，中午一起吃饭。你先睡吧。”

姬发点点头，闭上了眼睛。

殷郊摸了摸姬发的脸，他的大英雄，太累了。

殷郊出去的时候，两个侍卫还是照例跟着殷郊。殷郊也不在意，很自然地去往麦田。

麦田地势广阔，一望无垠。侍卫没与殷郊贴身，站在道路上。

早晨的阳光明媚温暖，殷郊感受着这份温暖，贪恋着最后的温暖。

随即殷郊突然跑出去，架上路边一匹马，向城门疾驰而出，惊得两个侍卫连忙去追。可是马的速度出奇地快，因为殷郊给马施了法术。

杨戩留在殷郊体内的法术不是虚的。当初为了修好殷郊的头颅，耗费了不少修为。殷郊在昆仑静养之时，也跟杨戩学了些简单的法术。

马到城门，势如破竹，直接破门而出。风带起了殷郊的头发，他听见了身后无数的声音，可是他没有回头。

对不起了，姬发，我骗了你。我是一定会离开你的，一切由殷寿起，一切也该由他结束。我是大商的玄鸟，本该护佑大商。可是，大商的气数已经尽了……我这条命本就是逆天而为，死而复生，我该用它做我该做的事……

马行千里，直至朝歌。城门为这位曾经的太子殿下放行。

殷郊身着便衣，一身轻装，身上没带任何武器。他被带到殷寿面前，面对曾经的父亲，殷郊脸色平静。

“你为何回来？”

“儿臣是父皇的儿子，大商的太子，理应是该回来的。”

殷寿笑了笑，走到殷郊的身前，“你如今，倒是有几分我儿子的样子了。”

“不过，既然是投诚，为何不带一份投名状？”殷寿离殷郊越来越近，“比如，姬发的头颅？”

“你如果能把他的头带给我，我自然会相信你。”

殷郊心里无比恶心，他站起身，“我想，不用了。”

他用法术飞身，拿起宝座上本该是殷寿的剑，一把向殷寿刺去。在法力的助力下，殷寿几乎没回旋的余地。那把剑就那么直直地插进了殷寿的胸膛。

殷郊没有多言，他对殷寿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他抽出刀，毫不犹豫地斩落了殷寿的头颅。

他拎着头颅走出殿门，高声，“纣王已死，开城门。”

殷郊站在高高的阁楼上，身体传来崩裂的痛苦。那些法力本该的作用是维系他的生命，他却用它来斩杀了纣王。殷寿虽死，他却也活不成。

殷郊逐渐弯下了身躯，不过，他这些时日，本来就是苟活。他不死，大商尚有一气之存，姬发难以正名。他死了，大商才是真的亡了，姬发，也才能真正建立新的王朝。改天换地，洗刷罪孽。

殷郊的意识开始模糊，脖子上的伤痕最为痛苦。想必他走之时，姬发便开始整顿军队往朝歌赶。可是他等不到他的姬发了。

姬发，姬发，我的，爱人，你莫要怪我。虽然我没能告诉你，但我想，你都知道的。就像那年你说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其实我不傻，我看出来了，你的眼神里有爱意。

最是欢喜年少时，可惜我们都回不去了。

杨戩说过，死后我也得做神，从此与你，天上人间，永不相见。

我为天上神，君为人间君。

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安世间事。

只愿君心似我心.....

定不负，相思意.....

End Notes

呜呜，第一次写同人，感觉ooc严重，请大家多多包涵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